

無限殺手

作者: 無限殺手 Dave Kong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第一回：江卓與「星派」

江卓把外賣放在門口，順手關上防盜門，但門縫還透著樓道昏黃的燈光。他聽見遠處有人急促的腳步聲，像是剛剛逃脫的「星派」混混匆忙撤退留下來的回聲。樓道裡的風帶著微弱且閃爍的燈與油煙的味道，一股說不出的沉重在空氣中盤旋。江卓的手在門把上微微收緊，那不是害怕，只是某種習慣性的警覺，在這座城市裡，沉默往往比話語更危險。

屋內，俊言還坐在沙發上，電視畫面閃爍著一檔深夜脫口秀，主持人正用不合時宜的笑話掩飾冷場。俊言見哥哥回來，抬頭看了眼，表情先是驚訝，隨即又像是見怪不怪的孩子一樣耸肩。「怎麼沒叫保鏢？或者你今天休假了？」他半開玩笑，眼裡卻有不易察覺的顫動。

江卓沒有回應，只把外賣推到餐桌上，動作簡潔而乾脆。他的衣袖還沾著點紅色的光澤，不顯眼但在某種光線下會讓人察覺。俊言見狀，終於站起來，走到哥哥面前，貿然探了探那處衣角。「你又……」話到一半，他停住，沒有問下去。問或者不問都一樣，真相不會因言語而改變。

「別讓電視太吵。」江卓的聲音低而平穩，像是把注意力從剛才的血腥拉回到日常。「今晚你給我把門鎖好，別亂開窗戶。」

俊言點點頭，但他沒有立刻去做。沙發上的遙控器被他擱下，像一根無用的權杖。沉默在兩兄弟之間緩慢滲開，屋內只剩下電視聲和微弱的冰箱嗡嗡作響。江卓坐下，拿起筷子，卻沒有餓得狼吞虎嚥的模樣。他吃得慢，像在算計什麼。每一口，都像是在提醒自己人的存在與消失。

外面的聲響並未完全停止。樓道間有人低聲說話，像是窺探，也可能是剛剛逃走那人帶回去的消息：這裡有一個人，殺過三個，還走得那麼從容。「星派」的人會記住的。他們總是記恨，記恨比記恩情容易得多。江卓知道，今晚只是一個開端。

「你還打算待在這裡？」俊言終於問。這問題像是一支銀針，挑動了江卓的神經。江卓看向窗外，街燈拉長行人的影子，車水馬龍間有些人行色匆匆，有些人悠哉地抽著煙。這城市從來不會安靜，只有人會安靜。江卓沉聲道：「我得去看看那人留下了什麼線索。」

俊言的眉頭緊了，他記得父親常說的一句話：若要與狼共處，千萬不要在夜裡讓門沒鎖。父親已經不在了，死於一場被人包圍的夜戰。那件事像是鐵鍊，時而沉入兩人的談話，時而又被忽略。俊言輕聲問：「你是要去報復？還是……只是探路？」

「探路。」江卓的回答像是一塊冷硬的磚，既簡短又無法拆解。他站起身，整理衣襟，像整備一把老槍。俊言見狀，終於在心底做出決定。他不是不怕，而是他不想讓哥哥在黑夜裡一個人走。兩人沒有多說，穿好鞋，悄無聲息地出了門。

樓道的燈光更暗了，陰影像潮水一樣湧來。兄弟倆先向剛才衝突的方向探去。那裡的地面上還有被踐踏的痕跡和一小片還未凝固的血跡。血色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格外古怪，像是某種標記：有人來過，也有人離開過。江卓蹲下，拿起一塊紙巾，輕輕撫過那處地面，像是在尋找味道或是指紋。俊言在一旁看著，手不自覺地握緊。

「有腳印，往後跑的方向是三樓的陽台。」江卓低語，眼睛像獵犬般銳利。他站起，沿著腳印走去。三樓的露台有些破舊，鐵欄上生了鏽，露台上的盆栽枯萎得像是忘了呼吸的人。那裡的角落堆著些紙箱，正是藏人的好地方。

他們循著線索走，然後在一個暗角發現了更多的東西：一張沾血的紙條，上面用粗糙的筆跡寫著兩個字——「等著」。字下有一個符號，是「星派」的標記。這是一封挑釁，也是一封宣戰書。

「他們知道我們是誰。」俊言的聲音顫抖，既是驚訝也是被挑釁的怒意。江卓沒有說話，只是揚起唇角，薄如刃。他收起紙條，把那符號壓在掌心，像是要把它握碎。

回到家，兩人像是帶回了外面的寒風。俊言坐在台階上，靠著牆壁，臉上既有畏懼也有一種被保護的安寧。江卓把那張紙條放在桌上，找出桌上的老式手機，撥了一個號碼。對面響了好一會兒，然後傳來一個沉穩的聲音：「江卓？有事？」

那聲音來自一位昔日的盟友，現在是個地下情報販子，名叫阿和。他像城市裡的一張網，什麼線索都有。江卓把事情說了一遍，語氣平靜，但字裡行間帶著某種冰冷的計算。阿和說要蒐集更多消息，並提醒江卓留心「星派」裡的新殺手——一個被稱為「影狼」的年輕人，最近活躍，殘忍且好表現。

「他想要名聲，」阿和補充道，「如果他涉入，事情會難看。」

「讓他來。」江卓放下電話，眼神凝重。「我不會讓人用我的名字做秀。」

那一夜並未因此獲得休息。窗外的城市仍舊燈火通明，仿佛在默許這一切暴力的常態。兩兄弟在客廳中就著微弱的燈光商討接下來的佈局。江卓要求俊言先離開幾天，去表面上姊妹店打工，避開星派的追查；俊言固執地不願離去，但在哥哥堅定的目光中，終究妥協。

第二天黃昏，江卓在城中幾處暗巷徘徊，查問「星派」的動向。他付出代價，換來一些斷續的線索：有目擊者看見一個戴黑色面罩的年輕人在郊區的酒廠集合；有人說「星派」的新領頭在尋找與江家有關的人；還有人說，那晚的三個人本該是被引走的棋子，真正的對手還沒現身。

夜色更深了。一道車燈在黑暗的夜空劃過，照亮了江卓立在無人街角的輪廓。他掏出那張寫著「等著」的紙條，放在掌心，像是在衡量什麼。風從狹窄的巷弄穿過，帶來遠處機車的噪音和一陣陣不詳的預感。他知道，前方等待他的不只是刀刃或子彈，還有那些曾經被他惹怒的名字，被他生命中除名、拋下或遺忘的人們。而「星派」，不只是個幫派名字，那是座城市裡盤根錯節的網，一旦牽動，會牽出更多的傷口與秘密。

在那不眠的夜裡，江卓做了決定：他要把這場追殺轉化為一次清算，不僅是為了保護俊言，也為了結束那張老舊命運之網。他開始佈下圈套，邀誘、追蹤、前置警戒；同時，他聯絡了幾個曾欠他人情的街角人物，交換幾個可用的資訊。每一步都像是一枚棋子推向棋盤中央，等待對方走錯一步，再斬斷那條通往過去的路。

而在「星派」的一角，黑影中有一雙眼睛在觀察著江卓的一舉一動。那是「影狼」，他的臉被面罩遮住，眼神裡閃爍著興奮與冷血。他不只是個奪命者，還是個想用屍體寫下名聲的孩子。「影狼」聽見同伴報回的消息：「他離開家了，似乎在找人。」他輕笑，像獵人看到疲弱的獵物，他開始準備，這一次，他不只是派人圍堵，而要親手收割。

城市的夜愈來愈深，未來愈來愈近。江卓與「影狼」在城市兩端各自調整呼吸，兩股互相吸引的力量不可避免地 toward 中心靠攏。那一夜，誰先動手並不重要——重要的是，夜色下的每一個決定都將帶來連鎖反應，而這個城市，終將在血色與謊言中再一次被命名。

第二回：復仇之戰上

江卓的吼聲還在胸腔裡震盪，像一塊未冷卻的鐵塊。他的手緊握著沙鷹，指節發白，眼神裡只有一條路：衝進去，把「星派」的血債討回來。那句父親的話在人生中被反覆咀嚼—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——如今像一把雙刃劍，一面是守護，一面是復仇。

阿南的基地坐落在廢棄工廠的一隅，鐵皮牆被火焰燒出斑駁的痕跡，廣場上堆著破舊的機械與油桶，空氣裡混合著機油、煙硝與酒精的刺鼻味。江卓一推開鐵門，門軸發出金屬的悲鳴，照亮了屋內零散的身影。阿南立在高臺上，胸前掛著「星派」的標誌，臉上帶著嘲諷的笑，像是早已等候多時。阿神、阿斯、阿希分列兩側，手中長刀反射出冷冽的光，他們的氣勢一瞬間凝聚成一道牆。

「江卓，你總算來了。」阿南的聲音像是磨過礦石的碎石，帶著肆無忌憚的狂妄。「今天你要給我們做個好榜樣，讓這裡的新人看看，別再有人跟你的路走。」

江卓沒有說話，只把沙鷹舉到胸口。他的腳步像釘子一樣往前一沉，空氣隨之收緊。第一個動作不是槍聲，而是殺氣的落差：他用極快的速度橫衝直撞，像一把劈開寒風的利刃。沙鷹砰的一聲擊發，但子彈沒有立刻決定勝負——在這種近距離混戰裡，冷兵器與身法同樣致命。

阿神是速度派，身形如風，他揮刀斜撩，瞬間逼近。江卓側身一閃，刀光擦過他的衣袖，留下一道細微的裂痕。阿斯擅長牽制，他圍繞江卓移動，與阿神形成兩面夾擊。阿希站得最遠，目光冷冽，像一座等待爆發的火山——他不急於近身，而是在等待時機，一招極狠的斬擊可以結束許多未完的計算。

江卓的每一步都充滿計算，但也有某種難以抑止的狂熱。他利用廢棄機器作掩護，讓沙鷹的聲響成為節奏的引子：每發一槍，他便以身體當作音符，移位、翻滾、接近。爆裂的火光在黑暗中繪出殘影，他的動作既是攻擊也是誘餌。阿神中了他的一記假動作，手背被劃了一道淺口，怒火讓他攻勢更猛。阿斯的刀鋒在空中連成弧線，像是要把空間切成碎片。阿南則在高處指揮，偶爾丟下一句輕蔑的話，像給江卓添上無形的壓力。

摩擦聲、金屬撞擊聲、腳步在油污地面的嘶啞摩擦，交織成一首暴力的樂章。江卓的血液沸騰，他覺得時間變慢，世界只剩下呼吸與攻防。他猛然一個轉身，借力一躍，五重後空翻的影子再次出現，完美躲開阿斯的斜刀，踢碎了阿神的手臂防守。阿神被踢倒，刀脫手，撞擊地面發出刺耳的聲音。阿南罵了一聲，叫阿希出手。

阿希來得像一把落下的刀柄，步伐沉穩無比。他不像阿神那般躁烈，也不像阿斯那麼機警，他只是一個結論——一記單刀直入的決斷。江卓面對阿希，兩人的氣場相撞，空氣像被一根無形的弦拉得緊繃。阿希的第一刀切斷了空氣，刀尖像探針般找尋江卓的破綻。江卓以手臂擋下，鐵刃咬進護具，傳來震顫。他感到一絲疼痛，卻像是久違的味覺，把人喚回更清晰的存在感。

戰鬥進入白熱化。阿南趁亂命令手下包抄，讓基地的其他人也湧向戰場。江卓發現自己被包圍，對方人多且配合默契。有幾個新兵開始拿著棍棒、磚塊加入，他們的雙眼裡閃著同樣的渴望：見證一個傳說倒下。江卓咬緊牙關，他不是不知自己的劣勢，他只是知道退一步意味著什麼：不只是此地的失守，更是對父母與哥哥江凌（「零號殺手」）的背叛。

他開始改變節奏，不再單純以力量取勝，而以誘敵與節拍玩弄人群。他利用掩護、火光與煙霧，讓對方的視線暫時失序；他在黃昏的工廠裡竄動，像一頭不眠的狼。一次近距離的貼身搏鬥中，他抓住阿

神的衣領，啪的一聲把他摔在油桶上，油桶翻滾，發出爆裂般的聲音，濺起黑色液體。阿斯趁機沖上，刀尖劃破江卓耳側的皮膚，血珠飛濺，鮮紅在昏黃的燈光下閃爍。

阿南見狀，決定親自上場。他的動作粗獷，沒有像阿希那樣的鎮定和技巧，但每一下都足以粉碎防守。阿南襲來，像一台推土機，逼得江卓不得不後退。俊言突然衝出人群，他沒有拿武器，兩手空空，但他眼裡的恐懼轉化成一股莫名的勇氣。他想阻止這場屠殺，想以一個人的力量守住江卓。然而，阿南的一刀正好斬向俊言的肩膀，血液湧出，俊言倒退但沒有哭喊，他的嘴唇發白。

那一刻，江卓的整個世界像被猛力推動。他看見俊言倒下，看見血液像時間一樣流失。他的理性像被什麼灼燒，轉而只剩一種純粹的復仇本能。那不是狂怒，而是沉重如岩的決心。江卓猛然爆發，他的每一擊都帶著自我厭世的意念：不只是为了贏，而要清算一切讓他們掉進地獄的原因。

他的攻勢像潮水般洶湧，把對手一個個逼開。他的招式越發狂暴，不給對方喘息的空隙。阿南被逼退到高臺邊緣，阿希試圖護住他，卻被江卓一記反手劈中胸口，倒退撞擊欄杆，幾乎跌下台階。阿神被扯住面罩，面具碎裂，露出一張年輕而驚恐的臉，他發出不成聲的哀嚎。阿斯握刀的手在顫，終於被江卓的一記側踹打掉武器，刀在地上打出複雜的弧線。

基地裡的嘈雜逐漸變成哀嚎與驚呼，有人逃竄，有人跪倒，有人悄悄地掏出手機錄影。江卓站在中央，胸口沉重，汗與血混合著城市的灰塵。他沒有馬上去看阿南，他首先跑向俊言，抱起弟弟，看見他肩膀上滲出血，雖然傷口不深，但血色讓人心痛。俊言在江卓懷裡發抖，咳了一聲，然後睜眼望向江卓，用盡力氣擠出一句：「你別.....別走太遠。」

江卓的眼眸被淚水染濕了，但那不是恐懼，是一種經年累月壓抑下的解放。他握緊拳頭，但這一次拳頭裡不再只有仇恨，還有一種保護的意志。他回頭看向高臺，阿南趴在地上，眼神充滿恨意，但更多的是驚恐——那些曾經指揮他的人、那個讓他自負的幫派符號，在這一時刻像紙一樣被徹底撕碎。

「走。」江卓低聲說，「把那些還醒著的人都收拾乾淨，然後燒掉這裡的牌匾。」

俊言點頭，勉強地笑了一下，像是還未完全脫離痛楚的孩子的笑。兩人合力把幾個還能動的人綁起來，不是要殺他們，而是要讓他們帶著恐懼離開，帶著「星派」倒塌的訊息。江卓知道，這一役或許只是撕開星派表皮的一個傷口，真正的老巢可能更深、更難觸及，但今晚他們收穫了勝利的碎片。

在清理完現場後，江卓走到高臺邊，伸手抓起那塊曾掛在阿南胸前的玉石，上面刻著星派的圖騰，邊緣被血和火燻得焦黑。他把玉石碾碎，逐片丟在地上，像是在替自己丟掉過去那段被仇恨編織的枷鎖。火焰在油桶上跳動，照亮每張被打斷的臉龐，也把夜色染成了暫時的鮮紅。隨後，江卓便把阿南帶往盤問室。

當他們去往盤問室時，天空還是那樣黑，但在城市的某個角落，某些人會提起今晚的名字：江卓，「無限殺手」。這個稱呼像野火一樣擴散——有人敬畏，有人恐懼，有人暗暗發笑，覺得一個名字改不變命運。不論如何，江卓知道自己的路還長，真正的敵人或許還藏在更深的暗處，但今夜，他終於把一個節點重新改寫。

在車廂裡，俊言倚在窗邊，透過玻璃看向遠方的城市燈火，他的聲音微弱：「哥，你.....是不是會變成那個名字？」江卓沉默了片刻，回答簡短而決絕：「名字是別人給的，生存的路是自己選的。我會用我的方式守護你，也會用我的方式收場。」

車子消失在夜色裡，工廠的火光逐漸被遠離。街道上有人匆匆走過，也有人慢慢駐足。江卓的影子被

路燈拉長，像一道不能輕易抹去的記號。前方還有更深的黑，他們的腳步在黑裡繼續；而「星派」的劇烈回響，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再度劃破恬靜的夜空。

第三回：復仇之戰下

「好了，可以開始盤問阿南了。」阿和冷冷的說道，「為什麼！為什麼！為什麼你要留在『星派』？」江卓強忍著怒氣吼道，江卓見阿南不回應，江卓便想揍他一頓，江卓的手懸在空中停了兩秒，那兩秒像是隔在世界與深淵之間的縫隙。阿南的話像一顆冰冷的冰塊掉進他心裡——「我和你毫無默契，我和阿峰的默契更好。」江卓心想：阿峰？那個名字像一根針，刺得他一陣暈眩。俊言在一旁也微微愣住，他的眼神轉向江卓，兩人的默契在瞬間變了質，但動作還沒停。俊言的刀鋒已經落下，迅猛、無回頭。血花在昏黃的工廠燈下噴濺，時間在那一刻凝結成一張不可逆的畫面：阿南倒地，嘴角流著鮮血，眼神裡還有未消的哀求。

江卓跪在地上，手指握著刀的柄卻不再有力。他的腦子像被重擊，過去的點滴像幻燈片般加速播放——女朋友小雪的那溫暖的笑容，兩人一起在夜市吃燒烤的畫面，她曾在電話裡提起哥哥阿峰的事，那時江卓只覺得那是普通家庭的吵鬧。現在，那個名字成了連結仇怨與親情的繩索，讓一切複雜化到令人窒息。

俊言滿身是血，胸口起伏急促，他的眼中只有黑與白，好像世界被簡單化成對與錯。俊言望著坐在木椅上的阿南，喃喃自語：「他說的是可能是實話可他依然應該為我們家付出代價。」他語氣裡沒有後悔，只有一種深沉的、近乎原始的正義感。

俊言放下匕首，蹲在不遠處，喘著粗氣。他望向江卓，語調低沉：「阿峰.....這名字我們得查。要是真的——我們得知道整件事的來龍去脈。不是為了饒他，而是為了弄清楚誰在操控這場仇恨。」

江卓抬眼，看見俊言的臉在火光下扭曲，像一張被撕裂的地圖。江卓突然覺得自己像兩個人互相牽扯：一個是稱「無限殺手」的冷酷殺手，一個是還會被愛牽絆的男人。血色與記憶在他腦中打架。他想起小雪曾說過，阿峰自小情緒起伏，但對家人付出很多；他也想起小雪流過的一次哭，那是為了家裡的負債與壓力。江卓始終記得自己對小雪的承諾——要為她守住安穩、不要讓她受傷。可是現在，他面前躺著的，是與小雪有血緣關係的人。

「把他拖出去。」江卓的聲音低得像溫水。「留著他的命，帶走他的話。」

俊言看著哥哥的目光，猶豫了一瞬，終於點頭。他們合力把阿南拖到盤問室外的廢車旁，用繩索綁起來。阿南在地上微微顫抖，他盯著江卓，像要在最後把什麼重要的東西塞進對方的眼中。「我們都是被阿峰壓著的，」他的聲音像風箱裡漏氣。「他有外面的人罩著，很多事都是他一手操弄，不只是我.....他把整個『星派』當籌碼。」

俊言聽了，眉頭一沉：「外面的人？誰？」

阿南冷笑一聲，血從嘴角溢出：「你們以為幫派只是幫派？有些人用黑幫做掩護操作地產、走私、納保護費——那些生意背後都有市井的高層。阿峰他跟一些有勢力的人有交集，你們動了表層，表層的背後會有人不爽。」

晚風在盤問室外的廢鐵間穿梭，像在替這句話吹散煙硝。江卓的拳頭緊了又鬆，指節發白。他感覺到一種深沉的威脅，像是看見了一張更大的網，網的另一端有人在笑。

「帶他走，別讓他死在這裡。」江卓厲聲道。他不需要看到更多血漬，心裡也有聲音告訴他，阿峰這個名字如果牽到小雪，那牽出的關係會讓復仇變得不單純。他不能讓自己的報仇，直接摧毀他所想守

護的那一切——小雪、還有她可能懷抱的孩子或未來。

回到避風的地方後，江卓整夜未眠。他靠在窗邊，看著城市的輪廓，想像著阿峰在黑暗裡如何操縱這一切。腦中不斷盤算：要去找小雪對質？還是先派人暗中查阿峰？每一個選項都有代價。若直接去找小雪，會讓她捲入危險；若暗中調查，那可能觸怒更高的勢力。

清晨，俊言帶來消息。他在暗巷探聽，找到一個曾為「星派」跑腿的線人，線人膽怯但見錢眼開，說阿峰常往城南那間茶樓走動，與人秘密會面，有時也親自去港口跟外來商人談判。智朗還帶來一張照片，照片上是一個背影，肩膀寬厚，身形熟悉得讓江卓心頭一震——那是他在小雪的房間見過的夾克剪影。

江卓的世界再次震動，像被推到邊緣。他知道接下來要做的事：一方面要完成對「星派」表層的清算，不能讓那些人再隨意殺戮；另一方面要深入調查這個牽涉到更大勢力的阿峰。這是兩條路，要走哪條先？江卓選擇了交疊——以小刀切線，既保護小雪，也探出更大的黑幕。

他決定先去見小雪，但不是正面攤牌。他要先知道阿峰在她生活中的位置與影響，且不到讓她知道他已經動手的地步。江卓打了個電話，聲音低而沉重：「阿和，我需要你今晚在城南的茶樓留意一個叫阿峰的人，越靠近越好。還有，幫我查小雪最近有沒有異常聯絡紀錄。」

阿和的笑聲短促而乾冷：「你不是應該先跟小雪把話講清楚？別讓情緒壞了棋子。好，我會去安排，可是你得準備接受可能很難聽的真相。」

掛掉電話，江卓的手在燈光下微微顫抖。他知道自己這條路無法回頭，越走下去，會撞見更多他不願面對的陰影。有一種力量在拉扯他，一端是血債不可不討，另一端是他愛的人與自己過去的承諾。今夜，無限殺手的名號在城市裡被低聲提起，但他也更加明白，一個名字之外，還有更多需要承受的重量。

幾天後，阿和回報了情況：阿峰經常出入的幾個據點確有其人，但接觸的人多為穿西裝的中年男人，還有幾個疑似政府機構口碑不好的承包商。阿和說：「這不是簡單的幫派鬥爭，江卓，你要小心。把小雪也盯好，免得她在無意間被拖入洪流。」

江卓看著天花板，像看著一張無法洞穿的地圖。他知道自己要快，不能給敵人時間整合，也不能讓自己的情感被敵人利用。他告訴智朗與俊言：「我們分頭行事。俊言，你先守在小雪那裡，保持低調；智朗，你去收集阿峰跟那些西裝男的聯繫，看到機會就拍照；我會去找阿峰本人。」

兩個男人點頭，神情嚴肅。此刻，他們不只是被仇恨驅使的復仇者，還是一支臨時組成的情報小隊。夜色如濃墨，他們把復仇與保護像兩把刀，一起磨利，等著明天的切割。

而在城市另一端，阿峰接到消息說有「無限殺手」開始動手整治「星派」，他淡然一笑，將手裡的煙蒂一下掐滅。他的行事低調且難以捉摸，背後的力量讓他自信滿滿。他不知道，自己與小雪的關係，正逐步被一個他未曾預料的暴風劃入其中。當命運的齒輪開始咬合，誰又能確定最後被碾碎的，會是罪人還是愛人？

第四回：江卓與「星派」大亂鬥

阿峰的基地位於城郊一座老舊倉庫群的一角，外表看似冷清，實則戒備森嚴。江卓在夜色中偵察多日，摸清了守備變動與巡邏路線；這一次，他沒有留餘地。深夜出發，他把車調到最佳狀態，心跳像引擎一樣被高轉速推著。車輪碾過碎石，車燈像兩道利箭，直刺基地的鐵門。

破門的那一瞬間，如同爆裂的音樂。江卓把車當作衝撞器，一道鋼鐵煙塵後，他帶著一把烏茲衝鋒槍衝入，短促而密集的掃射像暴雨一般，把室內的燈光打得支離破碎。守衛來不及組織有效的包圍，就被迫分散後退；桌椅翻倒、監視器爆裂，火藥與油污的氣味立刻把空氣染成一種刺鼻的熱。

阿峰並非只靠拳頭，他早已預料到會有人像瘋子一樣直衝他的地盤，因此安排了幾重防衛和幾個有經驗的打手。但即便如此，也沒有人能在烏茲面前保持冷靜太久。江卓的彈雨讓對方的人一個個倒下或匍匐求生，哭喊和金屬撞擊聲混成一片。

阿峰終於現身，他沒有穿著鮮豔的標記，也沒有誇張的姿態，只是一件深色外套，胸口有暗沉的血跡。他的站姿很穩，像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石頭，但眼神裡卻藏著冰冷的計算。身邊還有幾名貼身保鏢，其中一個受了傷倒在地上，另一個正哭喊著要阿峰撤退。

兩人的視線在槍火與煙霧中碰撞，仇怨在空氣裡化成了電流。阿峰沒有退縮，反而慢慢走到一個有掩護的柱後，擺出一個隱蔽的開火姿勢。他的臉上沒有慌張，只有似笑非笑：「江卓，你真的以為用暴力就能改變什麼？你不過是一把被人操弄的刀。」

江卓低聲嗤了一聲，沒有被言語動搖。他握緊烏茲的槍柄，手心因緊張而發白。子彈像雨點般落在地上與牆面，讓倉庫裡每一個木板都在顫抖。阿峰突然從掩護處探出身子，一槍冷不防地朝江卓射來。子彈擦過金屬架，碎屑迸濺，江卓的一步閃避差點晚了一拍——子彈擦過他的肩膀，帶出一抹撕裂的痛，但他還站著。

憤怒瞬間像潮水般淹沒理智。江卓用盡所有力氣和技巧掩護前進，穿梭在倒塌的貨箱與濃煙之間。近身時，阿峰反擊更加兇狠，他已經不再只靠保鏢的指令，而是親自出手，臉上露出久經鍛鍊的冷峻。兩人交火數次，阿峰終於被一連串彈雨掃中，肩膀與腹部都染了血，動作開始遲緩。

就在那個瞬間，阿峰突然拔出隱藏的手槍，朝江卓開了一槍。子彈像銳利的箭矢掠過，江卓急速側身，仍被彈片與碎片劃傷左臂，劇痛像火焰在手臂上蔓延。他的左臂失去一部分力量，但意志未倒。江卓咬牙，忍住疼痛，猛然一個翻滾，近身撲向阿峰。兩人在滿地的殘破中爭奪，拳拳相碰，血與汗混合在一起。

阿峰的身體也已經不堪一擊，但倔強最後綻放成一記反擊。他掙扎著掏出一把手槍，朝江卓胸口又開了一槍，子彈打在近距離，撞擊的力道把江卓震得口中一股血腥味。他的左臂刺痛，由於剛才受傷無法穩握，槍口滑而偏，沒有打中致命要害，但讓江卓的世界再度向黑暗傾斜。

面對奄奄一息的阿峰，江卓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混亂：憤怒、痛楚、疲憊，還有一個名字在他腦海裡迴響——小雪。那個被他想要保護的人，此刻極有可能因為他的一舉一動而陷入萬劫不復。他的手在顫抖，不只是因為傷痛，也是因為那種被仇恨繫住的良知在掙扎。

阿峰喘息間，惡狠狠地笑出聲：「你以為拔掉我的性命就能換回你走失的一切嗎？人死了，債還會有人來追。你闖進來，終究只是成了別人的工具。」話語裡既有嘲諷也有某種疲累，像老兵講述著一場

注定散場的故事。

江卓沒有回答。他看著那把半落在地的手槍，然後看了看自己一側已經濺血的地面。時間像被摠住，所有聲響都被拉長成一條線。他想起父親那句話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。那句話曾是他行動的鋪路石，但現在，它被染得血紅——到底該用它來保護，還是用它去銘刻仇恨？

在一瞬間，江卓做出了選擇。他的手像機器一樣動作，抓起阿峰尚未完全放下的手槍，槍管對著阿峰的胸口。阿峰看著這一舉，眼中閃過一絲驚訝，好像他沒有料到江卓會這樣果決。

「你殺了我父母。」江卓的聲音低沉、沉重，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。「此仇，不共戴天。」

那句話不是口號，而是把他生生扯回了原點。他扣下扳機，怒火化作冷冽的結論。槍聲在倉庫裡炸響，迴音彷彿把一切都壓低。阿峰的身體抽動，眼中先是錯愕，隨後像是被什麼東西抽走了力氣，他的嘴角才勉強彈出一絲苦笑，像對一切早有預感。

阿峰倒在地上，血迅速染紅了周圍的貨箱與地板。基地內的保鏢有人嚎叫，有人驚惶失措，更多的人則在這種秩序被打破的瞬間，思索各自的下一步。火光、彈殼與鮮血共同編織成一幅殘酷的畫作。

江卓站在血泊邊，胸口劇烈起伏。他的左臂因早先的傷口劇痛難忍，衣袖被血染透。他感覺到一陣空洞，像是從胸口被挖去一塊。那一擊把長久壓在心底的憤怒給結晶，但代價是某種東西被永遠奪走——或許是無法挽回的純真，或許是他與小雪之間最後一條未斷的線。

俊言、智朗與阿和在幾分鐘後趕到。看到阿峰倒臥，沒有再掙扎，他們每個人臉色各異。俊言的臉在顫抖，眼裡有哭有怒；智朗則更冷靜，迅速檢查四周有無伏兵；阿和低頭不語，像計算著接下來的風險。

「我們要走。」智朗低聲說，他的聲音裡帶著緊迫。這一夜的轟動恐怕不會輕易收口，城裡的勢力會立刻開始反擊，警方的注意力也可能被吸引。江卓沒有多說，他把阿峰的證件翻出，找到證據顯示他確實牽涉多起暗黑交易，甚至有聯絡外部勢力的記錄。這一紙證明，雖然無法讓逝者復生，但至少能在某些人心中為這一擊找到理由。

離開時，江卓最後看了一眼倒在血中的阿峰。他的目光不是勝利的狂喜，而是複雜到極點的沉重。車輪碾過碎石，夜風把血與汗的味道吹散在空氣裡。回程的路上，城市的燈火像無數雙眼睛，冷冷地看著一個人的命運在夜裡改變。

回到住所後，江卓把衣物丟進垃圾袋，血漬像黑花一樣在布料上綻放。他不敢去面對鏡中的自己——那張臉既熟悉又陌生，像被戰爭洗禮後殘留的輪廓。俊言幫他簡單處理了傷口，但兩人都沒有多說話，因為無言比語言更貼切此刻的重量。

小雪很快就被消息牽動。第三天，江卓收到她發來的一段訊息：簡短的「你做了什麼？」配上一張心慌意亂的表情。江卓看著手機屏幕，手指在螢幕上顫抖。他想告訴她真相，想承認一切，也想求她原諒，但他知道有些話一旦說出，便無法收回，會像撒進水裡的墨水，無法完全清除。於是他打開錄音，錄下了他那夜的來龍去脈，聲音沒有裝飾，只有真相與沉重：阿峰牽涉殺害他家人的證據、他所做的一切起因、以及他此刻的痛與悔恨。

錄音發出後，等待成為一種折磨。小雪回訊說她需要時間，兩天後，她出現在江卓的樓下，臉色蒼白，眼裡既有恐懼也有理解。兩人之間的對話像在破碎的玻璃上行走，小心翼翼。小雪質問、哭泣、憤

怒，也有不能言說的悲傷：她既失去了親人，也面對著哥哥的罪行與丈夫般的男人所帶來的血腥。

「你知道我為什麼恨他，但我也無法接受你以命償命，」她說，聲音低得像被風吹熄的燭火。「如果你為了報仇，連我也要失去，那我們的愛有什麼意義？」

江卓無言。這句話像一把冷刀，把他方才以血寫就的勝利切割成無數碎片。他想起父親的話，也想起母親痛苦的眼神；他想起自己曾經答應過小雪的承諾。報仇帶來了結局，但那結局並不總是能填補失去。代價，似乎比他原先以為的更高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對城市來說是震盪期。阿峰倒下的消息像石子投入水面，漣漪擴散。有人趁機奪位，有人開始討價還價。警方展開調查，夜市和小巷裡的談話裡多了「無限殺手」的名字，更多勢力也開始觀望，或暗自布局。江卓和他的同伴們必須在這股風暴中找到新的定位：是繼續以暴制暴，還是逐步把碎片拼成一條可以活下去的路。

對江卓而言，殺掉阿峰並沒有真正讓他的心變乾淨。夜裡他常夢見父母、夢見倒下的人、夢見小雪絕望的眼神。醒來時，他更確定一件事：復仇是折磨，而未來的選擇才是救贖的關鍵。他要面對的，已不只是幫派或仇恨，而是如何在一片灰燼中重建一個值得守護的人生——如果還有機會。

第五回：走火入魔（偏短）

小雪得知真相後，像被雷劈中了般站在門口，雙手顫抖。她的眼裡有難以置信的痛，也有被背叛的憤怒。「你居然……親手殺了我哥哥！」她的聲音像碎玻璃，劃破了兩人之間最後的薄冰。江卓站在她面前，胸口起伏，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那些滲血的記憶、槍聲與父母的臉，一瞬間把他的語詞全部沖走。

小雪的眼淚沒落下來，她強忍著怒火，像是要把所有情感都封鎖起來。她拔出隨身攜帶的刀，手指發白，眼神冰冷：「我本來以為你會保護我和我的家人，結果你殺了我的家人！」她的聲線顫抖，卻帶著決絕。江卓看著她，心像被刀割開，但他的嘴唇依然閉合，不想把那一切解釋成理由。

終於，小雪放下刀，轉身離去，留下一句冷漠的宣判：「我們的故事到此為止。」這三個字像冰塊滑進江卓的心裡，讓他整個人瞬間結冰。分手的不是句戲言，而是把他早已依賴的唯一的溫暖拽走，讓他的世界只剩下冷硬與空洞。

失去小雪之後，江卓的生活變得如同一個有著精準儀式的黑暗祭壇。他不再出門與朋友聚會，白天像個幽靈般躲在陰影裡，夜裡則在昏黃燈光下細心擦拭他的武器。每把槍械、刀刃都被他像情人般拭去血跡，拭淨指紋，擦亮槍管與護柄。他的指節因為常年握槍而粗糙，眼神也日益深沉。武器的冷澈反射出他的面容，像是替代了那張在玻璃後消失的臉。

時間久了，這種反覆的清潔成為他的儀式，帶給他一種病態的慰藉。每當夜深人靜，他會把手放在剛擦亮的槍口上，感受金屬的冰涼，那種觸感像是能把他心中翻騰的空虛壓下去。於是他開始不只滿足於保養，還想了解更多武器的極限、改裝的可能性、傷害的技術。他閱讀彈道資料，實驗不同彈藥的穿透力，甚至在廢棄工廠裡獨自試槍，聽著子彈穿破空氣的聲音像節拍一般敲在他的胸口。

黑暗在他心裡慢慢擴張。每一次扣動扳機後，他感到的愈來愈少是悔恨，愈來愈多的是一種近乎空虛的滿足，那種對力量的渴望像毒品般讓人沉迷。他開始在腦海裡重複想像各種場景——控制、支配、徹底消滅那些他認為的敵人。殺意不再只是為了復仇，而逐漸變成一種解脫，一條能讓他在混亂世界裡找到秩序的道路。

朋友看在眼裡卻無力拉回。俊言和智朗試圖阻止他，帶他出去走走，甚至安排他參加射擊俱樂部以轉化他的精力，但江卓像被鎖住般拒人於外。他說不出拒絕的話，只有冷冷的點頭，然後繼續回到那堆金屬與火藥之中。夜色下的他愈發孤單，像一尊只剩下暗影的雕像，等待著下一場血色的祭典。

漸漸地，城市的角落開始有傳言流傳：有人在深夜被陌生人尾隨，有些人莫名遭受襲擊。雖然還沒有證據連到江卓，但那些傳言像野火不斷焚燒，讓他的名字在地下世界中被低聲議論。他的內心愈發破碎，眼裡的光也被武器的冰冷掩去，未來的路既模糊又危險——那條由怒火鋪成的路，也許通往的不是救贖，而是無盡的深淵。

第六回：各個幫派的挑戰

「砰」的一聲，大門被撞破，各個幫派像兇湧的潮水般沖入，鐵門與木欄在撞擊中吱嘎倒翻，夜色裡帶著火光的臉孔一張張靠近。江卓站在客廳殘破的光線中，眼神像兩把燒紅的利刃。他的手已習慣那份寒冷與重量——大刀沉甸甸地抓在掌心，刀背還帶著前些時候作戰留下的血跡。身邊是翻倒的家具、濺濕的牆壁與一地的彈殼。門口的喊殺聲像雷鳴，讓這間屋子顫抖。

幫派的人數超出他的想像，從巷口延續到街角，旗幟與口號像有節拍地掀起。多個勢力同時到來，不只是為了奪位，更像是在判決一個他們都認為該被清算的名字。江卓深吸一口氣，像是要把整個夜晚吸進腹中。他知道躲無可躲，只能迎上去——不是因為英雄主義，而是因為那是他唯一懂得的語言。

刀光起伏，他像暴風中心的孤樹，抵擋著一波又一波的攻勢。他的每一次揮砍都帶走一個人的呼吸，刀刃在黑暗中劃出光弧，伴隨著血的噴濺與金屬的碰撞聲。對手有刀、有槍，還有熟練的群體戰術；但他在這一刻彷彿回到某種原始的直覺：阻止敵人靠近，逼他們在他的視線之外倒下。

然而，數字是冷酷的。幫派的人數源源不絕，每當一條通路被封死，就會有新的攻勢從側面展開。他一個殺一個，毀掉了好幾條試圖包抄的小隊，但始終有人從縫隙中滲入。腳踢著碎玻璃，刀尖在柱子與地板間反射，胸口的呼吸越來越短，體力像被抽乾一樣萎縮。在一個移位之後，他被數名敵手包圍，左側的護手被砍裂，他的臉被劃出一道長長的血線。

眼看就要被壓垮，腦中只剩下一個念頭：不死，就必須讓敵人也不能活著襲來。江卓轉頭看見角落裡那把他以前從黑市買回來，尚未拆封的榴彈發射器，心中一動。這武器曾在他腦中出現過——毀滅性、終結性的威力。沒有時間再計較後果，也沒有心思問自己還剩下多少良知。他抓起榴彈發射器，手在槍管與扳機上不再顫抖。

本能地，他瞄準了門外最密集的群體，一枚榴彈飛出，炸裂聲猶如夜裡的雷。衝擊波把門口的人像紙牌般掀飛，血肉與碎木一起飛濺，尖叫與驚呼交織成一片。他又扣下一發，然後再下一發，屋裡的每一聲爆炸都像敲在他心上的鼓點，宣告著一場不可逆的結局。煙霧和火焰把天花板照得通紅，牆面裂縫像命運的掌紋逐漸擴大。

榴彈連續爆裂，短時間內，對面巷口的攻勢被炸成了缺口，許多幫派成員被迫撤退或當場倒地。那一刻，江卓像是贏了；空氣裡卻同時帶著一股陌生的、刺鼻的燒焦味——不只是人的血腥，還有房子、木頭與他過去生活的殘骸被焚毀。

可是，這武器的代價遠比他想像的高。榴彈的衝擊不只消滅了來犯者，也撕裂了這間曾是他庇護所的房屋。屋頂坍塌，窗戶與牆壁塌出巨大的缺口，樓板在連串爆炸後塌陷，家具被炸成碎片。整棟建築像被人從裡面抽掉了心臟，沉重地喘息著，煙塵從縫隙間沿著樓梯升起。

幸運的是，當時屋內並無其他無辜居民。那些可能被牽連的鄰居因夜晚外出或早已避開，只有街角遠處有人看到火光而驚呼。此外，他自己還有同夥在附近偽裝撤退，及時在爆炸後帶著還能動的人撤離。血與瓦礫中，幾個幫派的人被掀出十數公尺外，屍體與殘肢化成了可怕的景象，街巷頓時靜默，只剩下燒焦的氣味和逐漸遠去的腳步聲。

爆炸過後，江卓站在倒塌的門廊，手扶著榴彈發射器，耳中嗡嗡作響，腦袋裏像灌了鉛。勝利並沒有帶來釋放，反而更沉重。他看著曾經的家被撕裂成木屑與濃煙，裡面藏著他曾試圖保護的一切：舊照

片、刀具、那些還閃著微光的彈殼。如今一切被灰燼與火星吞噬。他的衣袖沾滿灰塵與血漬，身上的傷口在夜風中滲出熱熱的液體。

在撤離的過程中，俊言和智朗一邊掩護他，一邊拉他離開現場。外面是更大的危險——警方必然會循著爆炸與血跡追來，其他幫派也會在震怒中整合反擊。他們把江卓拖上車，消失在深夜的巷弄中。車內沒有歡呼，僅有沉默與喘息。每個人的眼神裡都藏著同樣的問題：這一仗，值不值得？

逃離安全圈後，江卓望著後視鏡中逐漸遠去的火光，胸口那塊空洞像被又一把刀刻深。他知道自己走過了一條沒有回頭的路。榴彈發射器的轟鳴雖然換來暫時的喘息，卻同時也把他推向更深的孤立與追捕之中。這晚的爆炸不只是結束了對方的攻勢，更在地下世界與執法單位之間撕開了更大的戰端。

他們離開時，城市的夜還在燃燒，但對他來說，火焰已不再是溫暖，而是判決。他聽見遠處警笛的低鳴，那聲音像是追逐著他生命最後一絲人性，促使他不得不面對一個殘酷的事實：以暴易暴，終究會把人自己也燒成灰。

第七回：結束了？

江卓跟蹤了好幾週，終於鎖定了「影狼」的藏身地——一個被山谷環抱的小村落，村裡多是老屋與矮牆，外人不易察覺。「影狼」並未躲藏於深山密林，而是選擇在村口的一片空地上，每天清晨與黃昏練習投擲手裏劍、格鬥與基本的防身術。他的動作簡潔利落，眼神中透著老練而冷峻的光。江卓知道這是一個機會：這些殘黨若能在此集結，便足以再度形成威脅；若不清除「影狼」，「星派」的幽魂隨時會在黑夜裡復甦。

那日黃昏，天色帶著血色，江卓悄無聲息地靠近。他從樹叢後頭觀察許久，等待「影狼」專注於訓練的一瞬間。計劃是悄悄從背後偷襲，不給對方任何反應時間。可惜，「影狼」的警覺並非浪得虛名。就在江卓靠近時，「影狼」的身形一個轉折，像是捕捉到微弱風向的獵手，目光從地面掃到濃密的灌木——他的手已經掏出數把鋒利的手裏劍，隨手一擲。

那片刻像是在慢動作中放大：黑色的鐵片劃過黃昏的光影，利刃擦過江卓的肩膀與衣襟，鋒利的聲響像金屬的嘆息。衣服被劃破，皮膚亦滲出細小血滴。這一擊不致命，卻足以撕裂江卓的驕傲。他臉上的怒火瞬時被點燃，心裡那股早已決堤的黑暗翻滾而出。

江卓猛然抽起榴彈發射器，想以一次毀滅性的轟炸終結「影狼」的氣焰。他扣下扳機，數發榴彈像隕石般轟向空地。「影狼」猶如影子般靈動，連退數步，身形躲閃使得每一次爆炸都只在村頭掀起塵土，炸飛了幾口水缸、燒毀了幾處草堆，卻始終未能擊中他。榴彈的碎片四濺，幾間茅屋的屋瓦被炸裂，村裡的雞鴨驚慌四散，村民的窗戶被震得顫抖。

隨著一陣硝煙散去，江卓把榴彈發射器掛回肩上，眼裡的怒火更盛。他知道遠程武器在這種對戰裡有時是劣勢：靈活而小巧的對手能用地形與身法來中和爆炸性的破壞。他改變策略，抽出那把曾與他並肩咬牙的巨大太刀——那把刀沉重、冰冷，適合在近身戰中用力撕裂敵人的防線。

「影狼」面對這樣的變招反而顯得淡定。他的招式快速而乾淨，利用村落的低牆、樹幹與水缸作為掩體，不斷變換角度逼近。大太刀的每一次揮削都帶動一股強大的氣流，砍落的聲響壓在人聲做不到的分貝上，但正因刀太長太重，對機動性要求極高。「影狼」用繞閃、跨步和短促的側身來化解，幾次只用輕巧的一步便把致命角度錯開。

江卓的每一次揮砍都注入了他多年來習武與殺戮所累積的力量與恨，但力量未必能勝過靈敏。「影狼」的體能與敏捷讓他在初期佔了上風，不斷用手裏劍與短劍逼迫江卓消耗體力。然而，經驗和耐心逐漸開始發揮作用。江卓懂得利用對方的節奏：當貝瑞因長時間高速躲閃而顯露出一絲疲憊，他便加重每一下砍擊的力度，利用大太刀的質量把對方的防守壓低。一次猛烈的下劈把水缸震碎，濺起的水花打在「影狼」臉上，讓視線短暫模糊，這給了江卓一個破口。

兩人你來我往，村口的夕陽像一把無聲的秤，將每一招每一式的代價秤出來。「影狼」的躲閃依然迅捷，但不再像剛開始那樣從容。他的呼吸漸生沉重，衣袖因動作而磨損，額頭滲出汗珠。江卓雖然左臂曾有傷，但在實戰中反而逼出更強的適應：他學會用右手引刀，再以身體的瞬間移動去補償失去的速度。

最終，經驗老道的江卓抓住了機會。在一次佯攻後，他迅速縮短距離，不再給「影狼」拉開空間的時間。大太刀像鐵門般壓下，斬擊的角度直接封住了「影狼」的退路。「影狼」試圖反擊，但刀的力道與重量交織成一道無法簡單閃避的牆，終被砍中肩膀，力道將他震得後退幾步，收招已難。

敗下陣來的「影狼」躺在碎石與濃煙之間，喘著粗氣，手中短劍滑落在地。他的眼神由驕矜轉為驚愕，再到一抹難以言說的敬畏。江卓收刀而立，胸口的起伏提醒著他自己也是血肉凡胎，勝利的滋味混合著疲累與苦澀。村莊在餘震中顫抖，幾名驚恐的村民從屋裡探出頭來，看見被摧毀的水缸與散落的兵器，心中既有恐懼也有不解。

江卓沒有殺死「影狼」。他給了對方一個機會——倒地不是結束，而是警告。若「星派」的殘黨仍想東山再起，那麼他們就會一個接一個被招滅。在離開前，他在「影狼」胸前留下一張紙條和一個記號：一個不能被忘記的名字與一條不容背叛的規則。這次行動雖阻止了當下的陰謀，但也再次把江卓推向了無盡的征途——每摧毀一個敵人，便意味著更多仇家的目光與更深的孤立。山谷的風還在吹，帶著硝煙與塵土，像是在告訴他：戰爭還遠未結束。

第八回：江卓之死？

草地上的夜風溫柔得像謊言，星光稀疏，城市的遠處還有未熄的燈火，像不肯閉上的眼睛。江卓獨自坐在自家門前的草地，膝蓋屈起，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那把已被擦拭得發亮的大太刀的刀柄。這幾個月來的經歷像一張沉甸甸的地圖壓在胸口：父母的死、「星派」的覆滅、阿峰的倒下、小雪的離去、無數的打鬥與爆炸——一切像被反覆放大的傷口，讓他連呼吸都帶著苦味。

夜色裡，一個熟悉的身影悄然靠近。智朗步伐沉穩，嘴角帶著一抹難以察覺的笑，手裡反光的匕首被厚厚的外套掩著。他以來「看看兄弟」這個藉口若無其事地走進去江卓身處的花園裏，聲音低沉而故作親切。江卓並未起身迎接，仍獨自望著天，像是在跟什麼無形的東西對話。智朗走近，話語中有試探，也有怨恨；過去兩人並肩作戰的時刻在他心裡並未消散，但某些裂縫已經發展成了無法抹平的深溝。

就在智朗靠得最近的那一刻，他突然抽出匕首，刀尖在月光下一閃——那一刀從背後劃出，銳利而決絕。江卓還未完全反應，就被割了一道深長的傷口，鮮血沿著背脊灑落在草地上，染紅了綠色。刀鋒劃破夜的寧靜，江卓發出一聲撕裂般的尖叫，那聲音像是把全部痛苦與驚愕一股腦兒都倒了出來。

不遠處的巷弄，羽雄正好結束夜班回家。羽雄是個在社區裡頗受尊敬的醫生，為人沈穩，手法嫻熟。當他聽見那一聲尖叫，腳步不由自主地加快。來到草地時，他看到智朗站在江卓身後，手裡還沾著鮮血，表情複雜；江卓半躺在地，氣若游絲，血沿著衣服浸透草皮。羽雄立刻上前，專業的本能讓他迅速評估傷勢，他用隨身帶的急救包暫時止血，掐緊那條流血的動脈以延緩失血。

智朗眼神閃躲，他低聲說了幾句含糊的話，像是在找藉口，也像是想把罪行說成某種必要之舉。羽雄沒有多問，他的手忙而穩，為江卓包紮、注射止痛與止血藥物，並緊急聯絡救護車。時間像被扭曲，江卓的視線慢慢失焦，身體被冰冷與麻木包圍，但他在病床邊漸漸沒有消失的，是那股被背叛的震怒。

救護車未及到時，智朗倉惶離去。羽雄在現場堅持把江卓護送到醫院，手術搶救的過程繁複而緊張，醫療團隊竭力控制內出血並修補被劃破的器官。命運似乎在那一夜打起轉機：儘管情況危急，江卓終於被穩住，生命沒有徹底消逝。羽雄守在病床邊，臉上帶著白天的疲憊與夜裡的擔憂，他理解這個男人不是一個普通的患者，而他的選擇與過去會帶來更多的風險與責任。

經過一日一夜的急救與觀察，江卓從昏迷中甦醒。醒來時，腦中有破碎的畫面，疼痛像潮水般時起時伏。他的手還握著那把太刀的柄，但指尖觸到的是幾日未愈的傷口。羽雄見到他睜開眼，長舒一口氣，語氣中帶著責備：「你這樣活著，會害了所有愛你的人。」但話說到一半，羽雄的眼中又流露出難以掩飾的同情，他知道這個人的路是艱難且孤獨的。

江卓在病榻上靜思。在這段被時間拉長的沉默裡，他把智朗的背叛與自己被迫走到的邊緣像拼圖一樣排開。羽雄的話敲醒了他某些遲鈍的良知，也讓他意識到自己已無法再留在原地。前有仇敵環伺、後有警察追查、內又有日漸空洞的心，他知道，若不離開，終有一天會拖累更多無辜。

出院後的幾天裡，江卓低調療傷，恢復期中他的身邊人有些改變。俊言仍在，但他的神情愈發沉默，仇恨的重量讓兩人一同變形；而智朗的失蹤變成一個詭異的空洞，讓人不知道該恨還是該釋懷。江卓暗中調查，發現智朗在那夜之後行蹤詭秘，像是準備消失或投靠更強勢的幫派。這種背叛讓江卓心中燃起新的怒焰，但他同時更明白，直接追究只會把自己再逼向深淵。

於是，他做了一個艱難的決定：離開。不是像以往一樣只是短暫匿蹤，而是下一個沒有回頭的旅程。他買了一張單程機票，目的地模糊，既不是為了躲避責任，也不是為了逃避內心的折磨，而是希望靠著距離，讓自己有機會在沒有仇恨的吵雜中，重新聽見那個可能仍在的人的聲音——或者，讓仇恨在時間中慢慢冷卻，變成一個不再支配人生的影子。

登機的那天清晨，羽雄突然出現在機場的長椅旁。他的臉上沒有多餘的語言，只有一雙沉著的眼睛。「你要走就走吧，」羽雄說，聲音平靜，「但別把別人的血留在你身後。」江卓看著那雙眼睛，像看見了自己過去的碎片。他點了點頭，把太刀收好，背起行囊，踏上登機門。

飛機升空時，城市逐漸變得渺小，燈光像散落的星辰。機艙內，江卓靠在座位上，眼前的雲海一片寧靜。他不再相信簡單的救贖，也不期待立刻的寬恕；但在離去的高度，他第一次允許自己相信：也許有一天，他可以用別的方式面對過去，不再以打鬥來回應血，不再讓仇恨成為生命的全部。飛機穿過一層又一層的雲，帶走了他，也帶走了這段在地面上翻滾的狂暴與悲傷。未來仍是未知，但至少，在飛離的那一刻，江卓握住了一絲可能——一條能讓他活著見到明天的路。

第九回：總部的王牌——「焰」

「江卓，你的實力強大，殺手總部看上了你的能力，你以後可以和總部的『焰』一起工作了。」分部負責人語氣沉穩，像是在宣佈一件既是獎勵又是命運的安排。江卓聽到這話時，眼睛微眯，臉上的表情平靜得近乎麻木——他身上還留著未癒的刀傷與火藥味，體內的疼痛像鈍刀在反覆拉扯，使他對任何外來的讚譽都顯得無動於衷。但那句話像一根線，把他從暫時的隱匿裡牽回到更大的舞台上。既然不能回頭，加入一個更有組織、更有資源的體系，至少能讓他的復仇與自保更加高效。

他沒有多言，收拾了殘破的行李，按分部的聯絡安排前往殺手總部。那是一座隱匿在都市邊緣、表面為一家不起眼的安防公司外殼下的設施。內部訓練場、武器庫與情報中心一應俱全，有著嚴謹的職務分工與冷冽的規章。抵達後，總部的人用專業的態度迎接他，為他做了體能檢查並安排恢復型的醫療處理，這些都讓江卓感到一種久違的效率與秩序。

「焰」是總部派來與他搭檔的人——一位年輕的女殺手，外號源自她行動時常伴隨的紅色披風與她那一抹猩紅般的氣勢。「焰」身材修長，眼神冷冽，動作乾淨俐落；她同樣是孤狼出身，話不多，但每個步伐都彷彿經過精密計算。兩人第一次在總部任務室面對面，氣氛像是兩把尚未磨合的刀片小心放在同一張工作台上。

他們都不擅表達情緒。江卓習慣用沉默與行動來說話；焰則以極度的專注和偶爾冷淡的吐槽掩蓋內心。這樣的性格組合在執行任務時既是優勢也是致命的短板——優勢在於兩人都能在關頭把私情壓下，集中殘存的理智完成任務；短板在於缺乏溝通導致協作誤差頻生，往往在關鍵時刻誤傷。

初期的任務多為偵察與暗殺跟蹤，總部希望把這兩個高效率但情感不穩定的殺手放在一起，既能互補也能監管。任務之間，他們被迫學習如何靠微小的動作、眼神與呼吸節奏互通有無。可現實遠比理論複雜：一次執行城市中層政要的狙擊任務時，「焰」誤判了風向，江卓也沒有及時用手勢提醒，導致子彈偏移，差點暴露目標安保。還有一次在狹窄倉庫內潛入時，兩人因為誰先開路的問題僵持，結果在沉默中同時動手，一刀互撞，彼此都被劃出淺傷。這些意外讓總部的監督人員眉頭緊鎖，也讓兩人的搭檔關係頻繁出現火花與摩擦。

然而，反復的磨合也在不知不覺中催生出微妙的信任。一次在邊陲小鎮的撤離行動中，他們被敵對勢力包圍，通訊被切斷，後路被火焰封鎖。危急時刻，「焰」沒有用語言，而是把自己的披風甩向江卓，使他得以掩護短暫的迴避空間；江卓則以身體作掩，擋下一枚飛來的手榴彈，雖然手臂再度受創，但也保下了焰的性命。這樣的默契不是瞬間建立，而是一次次用生死換來的筆觸，像在冷硬的鋼板上慢慢刻下痕跡。

隨著時間推移，他們在任務中的失誤漸少，但彼此仍然沉默。偶爾在任務結束後的臨檢室裡，兩人會同坐一角，彼此不說話，只是各自處理傷口或清理武器。那種一言不發的相處，比任何誓言都來得真實：它像一條無形的繩索，既拉近了距離，也提醒著彼此的孤獨與危險。

總部看到了他們成長的曲線，開始派出更高風險、報酬也更高的任務。這些任務要求他們不僅要能殺，更要能在灰色地帶裡游走，辨別誰是目標誰是棋子。江卓在這些任務中逐漸把自己過去的仇恨轉化為一種冷靜的計算，而「焰」則以她的敏銳補足了江卓在細節上的疏忽。兩人雖然仍舊不善表達，但在共同的危機與無數次互相救援中，建立了一種無言的默契——不是友誼的溫暖，而是職業級的理解與依賴。

可總部的世界也並不單純。權力的分配、任務背後的政治角力，還有那些被標註成「必要的犧牲」的

陰影，時時提醒兩人：這條路沒有終點，只有一個又一個被擦亮的刀口。江卓和「焰」在被逼迫的沉默中，一步步成為總部最可靠也最危險的利刃，而他們每一次出擊，都在城市的黑暗裡烙下更深的印記。

第十回：默契特殊訓練

在總部的陰影裡，江卓與「焰」的默契不再只是幸運或機緣，而成為可以被系統化、傳承與放大的能力。總部的高層決定把兩人的合作經驗上升為一套正式課程——「默契特殊訓練」，目的不是打造無情刺客的複製品，而是把那些在極端環境中生存下來的直覺、節奏與倫理修補成一個可複製的框架，既能提高任務成功率，也能在組織內部植入一層自我約束的機制。詳情如下：

一、課程架構與核心模塊

非語言協調基礎

內容：從最基本的視線捕捉、呼吸節奏同步、身體重心信號入手，透過鏡像練習（雙人模仿對方動作）把微動作放大成可辨識的手勢語言，並制定一套最少語詞的手勢語彙表。

目的：讓新晉成員能在無法通訊時仍以最小成本達成協同。

緊急互救與替位訓練

內容：模擬各種中斷情況（通訊死區、視野遮蔽、武器失靈），以時間窗為單位練習一系列標準動作：掩護位移、掩體交接、以身體代替視覺遮蔽等。

目的：把救援動作變成條件反射，確保同伴在最短時間內被保全。

角色互換與疲勞管理

內容：周期性交換領導/掩護/偵察等角色，並在長時間任務模擬中強制疲勞壓測，觀察決策下降點與補位效率。

目的：提高隊員間的同理與預判，減少因疲勞而爆發的失誤。

錯誤容忍與AAR制度

內容：任務後必須做詳盡的After Action

Review，強調「錯誤的價值」，把每次偏差解碼為新的手勢或標準操作程序（SOP）。

目的：把偶發錯誤轉為集體記憶，縮短磨合期。

倫理邊界與微反抗技術

內容：在灰色任務中提供可行的「減害手段」：證據備份、非致命替代、撤離綱要；建立內部匿名舉報與仲裁機制，允許隊員在極端道德困境下有申訴與審核的渠道。

目的：避免殺手組織的機能被完全政治化，留下一道自保與人性保護的防線。

二、訓練方法與教學細節

漸進式情境化：課程從實操演練開始，慢慢引入複雜的心理壓力（模擬被陷害、目標是混雜群眾、通訊被攔截）。教官會用錄影回放、慢動作剖析與心率、腦電生理資料來量化學習效果。

物件化信號庫：將非語言信號具體化為「披風甩動一短一長 = 撤退」、「刀柄敲兩下 = 目標在左」等，並在不同地形、燈光、噪音條件下驗證其可行性。

情緒與倫理訓練：心理師參與AAR，幫助隊員在回顧中區隔技術與情感反應，並引導建立個人倫理底線與集體守則。

三、評估體系

技術指標：任務完成時間、互傷率、無聲通訊成功率、AAR後修正落地率。

心理指標：壓力恢復速度、同伴信任評分、道德困境處理滿意度。

長期監測：設立退場評估與心理諮商追蹤，減少訓練後的長期創傷與道德疲乏。

四、風險管控與倫理制衡

「默契特殊訓練」的雙刃性明顯——它既能提升拯救生命的效率，也能被高層濫用為更精準的暗殺工具。因此總部同時設置三重制衡：內部法律顧問對每次任務進行合法性審核；獨立的監督小組保存行動紀錄並定期抽查；以及匿名揭弊管道為隊員提供保護。這些機制既是對外界的保證，也是對參與

者的一種底線承諾。

五、實例與成效回饋

江卓與「焰」成為首期示範教官。課程在經過一季密集訓練後，新組合的互傷率顯著下降，無聲協同成功率提升，且在數次複雜行動中成功保全非戰鬥員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些在倫理模組中學會微反抗的隊員，能在被要求執行高度政治化任務時，採取較低傷害的替代方案，將無辜傷亡降至最低。

第十一回：再度出任務

夜色像一張厚重的帳幕，城市的輪廓在遠處顫動成暗色的鋸齒。江卓和「焰」站在總部巨大的模擬地圖前，燈光冷冷地照著兩人的側臉。這次的目標比以往任何任務都更複雜——一個被多方勢力瓜分的資訊中介，近期掌握了一批可能揭露總部高層老大往來的資料。總部要求「清理現場、取回資料、切斷洩露源」，語氣像下最後通牒。江卓看著那張標註紅點的平面圖，右手在刀柄上無聲轉動。「焰」站在一旁，披風折好成一道暗紅的條帶，她把目光放在可行撤離路線的數字上，像在計算每一秒鐘的代價。

車子在午夜的無人車道裡滑行，兩人一前一後，像兩道幽影。進場方式是經典的雙路佈局：焰先行潛入主建築側門，負責快速熄滅電子防護與清除一層護衛；江卓從屋頂下切，直接突入資料庫核心。通訊被壓到最低，只有簡短的視覺信號與預設節奏作為聯絡。夜風帶著濕冷金屬的味道，提醒每一個動作都有可能是最後一個。

「焰」在外圍電箱旁靜止三秒，用刀柄敲擊鐵蓋兩下——那是他們預設的「一切安全」信號。江卓在屋頂上做了相同的動作回應，然後悄無聲息滑下管道。接近資料庫時，意外發生在最容易被忽略的細節：建築內新增了動態紅外感應器，「焰」的掩蔽動作驟然失去預期的遮蔽。她的呼吸一滯，手臂微微抬起，這個小幅度被江卓的經驗捕捉到——他從遮蔽物後瞬間移位，一把刀在黑暗中劃出一道弧線，把機械哨兵的能源線切斷，黑暗像幕布合攏，焰借著黑暗滑入。

進入資料庫的那條通道比想像中長。「焰」在先頭用微型干擾器侵入內網，紅色的光點在她的手持終端上跳動，顯示防護層的多層解構。江卓在背後警戒，他的身影與牆面合為一體，滲進空氣裡的危險讓他全身緊繃。當「焰」發現資料被加密、需要時間才能完整擷取時，她眼角的幼紋一閃——撤離窗只剩三分鐘。兩人面對一個選擇：冒險延長抓取時間，或先取走部分關鍵檔案再撤。這類道德與策略的折衷，是他們訓練裡最難的課題。

江卓用刀柄在地上敲出三短一長的節拍——「先取核心，再撤」。「焰」點了點頭，動作變得精準如機器。她把一枚物理加密芯塞入口袋，裡面是足以揭露若干交易紀錄的片段；同時她用備份程式把剩餘資料分成多份，散播到幾個被植入的遠端節點。這是他們昔日默契訓練裡的「微反抗」策略：在不對抗總部指令的大框架下，保留轉向正義的可能。

就在他們準備撤離時，走廊深處傳來了鞋底摩擦金屬的聲音——現場有人巡邏。燈光在轉角處一閃而滅，紅色的警示線像蜘蛛網般收緊。江卓和焰分別退到兩側掩體，彼此用眼神交換位置。焰一個側翻，披風展開成一道遮蔽，半秒之後她已靠在江卓身旁，兩人如同拼圖一般無縫重組。敵人衝出，短暫的閃光彈扔進走廊，濃煙瀰漫；在這種混亂裡，最珍貴的不是武器，而是能知道對方下一步會怎麼走的那一刻。

江卓率先出手，太刀在黑煙中劃出一道黑色弧線，逼退最前的幾名保安；「焰」在側翼以匕首與爆破粉末製造亂流，將追兵的視線轉移。兩人的動作雖不華麗，卻極具效率：「焰」習慣於用小動作製造機會，江卓則用一擊定乾坤。追兵被短暫分割成數個孤立小群，而他們的撤離路徑因此被撕出一道狹長的縫隙。

出到外面時，天已經泛白。城市的日常在不遠處慢慢醒來，路燈在晨霧中顫抖。兩人走向預定接應點，車子等在暗巷口。「焰」把芯片交給江卓，兩人交換了一個短促而幾乎可有可無的眼神。那眼神不像獲勝時的狂喜，也不像失敗時的悔恨，它更接近兩個在邊緣維持平衡的人彼此確認對方仍在。車子啟動，載著他們和那片被分散的資料滑入城市的血脈。

回到總部後，新取得的資料在分析室被拆解成圖表與時間線，總部高層臉上的表情從冷靜轉為興奮。江卓在旁邊冷眼旁觀，他知道這些紀錄會被用於政治性清算，也可能成為某些高層互相牽制的武器。他與「焰」在總部的角落裡，默不作聲地把此次行動的每個細節再度過了一遍。「焰」把披風折好，像一個母親為孩子理平被子，她的動作裡帶著難以言說的疲倦。江卓看著窗外逐漸亮起的晨光，手放在刀柄上，感覺到那股熟悉的重量——既是工具，也是枷鎖。

在任務的回報會上，高層對兩人的表現大加讚賞，並提出下一次更高級別的任务邀約：跨國滲透，一個牽扯多國勢力的情報交換網絡。會議上的口氣像是邀請，也像是一種預告。焰眼神微動，江卓沒有多說，只有手指在桌面無聲敲打一次——兩短一長，「同意」。這是一種比語言更深的承諾：不論前路如何，他們已經彼此成為那種即便不說話也會在危急時守望的同伴。

夜晚的疲憊與黎明的決心在兩人之間流動著。默契不是奇蹟，它是一次次生死邊緣的選擇，是在無數次錯誤與救贖間逐步成形的共同語言。江卓和「焰」再一次走在這條路上，背負著總部的指令與彼此的沉默，而在每一次出擊後，他們都在想：這條路究竟會帶他們去哪裡——光明，還是更深的不歸路。

第十二回：背叛

「『焰』不如我們背叛總部吧，我覺得他們只當我們是一個棋子。」江卓的聲音低沉，像是把一塊冰丟進了平靜的水面。周遭的喧鬧似乎被這句話切成兩半：一邊是會議室裡高層的掌聲與計畫表，另一邊是兩個人之間逐漸凝結的寒意。焰一瞬間沒有反應，手上的動作停在半空，披風的邊角也隨之僵住成一道直線。她的臉幾乎沒有表情，但眼中的光芒像被人撥開的薄霧，露出一片更為冷冽的輪廓。

「背叛？」她的聲音平滑得像磨過的鋼片，「這個詞你說得倒輕鬆。」

江卓靠在窗邊，城市的晨光斜灑進來，映在他仍帶血的手背上。他沒有看她，目光落在窗外那些早已習慣被命令與妥協的人潮上。「我們做過的事太多了。那些高層手裡有我們的名字、證據和所有行動記錄。他們隨時可以犧牲我們來換取更大的交易。別忘了，上次那個被標註成『必要犧牲』的隊員，是怎麼被抹去的。規則只對有權力的人有效。」

「焰」的嘴角微微抽動，像是在壓制一個不該流出的情緒波動。她把披風甩到一旁，動作像是在把一層身份剝離。「背叛總部不是抽象的革命，它意味著應對多條追殺線，失去後援，面臨被以前的同僚獵殺的風險。你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嗎？沒有醫療補給，沒有人會替我們洗清罪行，沒有那種額度能買到的資源。你想要走這條路，還是只是在這個角落裡發泄？」

江卓聽見「焰」的語氣裡有一絲暴躁，卻也有計算。他把話推得更近一步：「我不會想要妄動。但我們可以做得像背叛一樣聰明。偷取資料、曝光高層貪腐的證據、把那些能保護我們、能讓局勢翻盤的人放在正確的位置上。不是徹底斬斷，而是要學會利用他們的規矩，讓規矩自自然然替我們打開出口。」

「焰」目光在天花板與桌面間掃過，她想起許多夜晚裡他們以生命做賭注的場景，想起總部曾在一次任務後毫不留情地切斷了幾個小隊的撤離路線，那時他們靠的不是任何制度，而只有彼此。她的聲音冷了些：「你說的那些策略，都需要信任的網絡。你打算把誰拉進來？」

江卓把手伸向桌上的小錄音筆，轉動了一下，那是行動中不慎落下的一個備份裝置。「第一步不是拉人。第一步是清理他們能找得到我們的痕跡，然後把資料散播到彼此不會連結在一起的幾個匿名節點。接著我們可以用那些資料引出內部的矛盾，讓高層互相猜疑，自己在混亂中抽身。最後，尋找能夠用證據去交換庇護的外部勢力——媒體、被傷害的官員、或是黑市有實力的中介。」

「焰」沉默了。城市的輪廓在窗外慢慢明晰，機會與風險都被晨光拉長成陰影。她想到總部提供的醫療與訓練，想到那些在他們身邊被冷處理掉的人，想到自己早已習慣的孤獨。然後她看向江卓，眼神裡不是完全的懷疑，而帶著一絲勘驗：「你準備好了嗎？背叛不是只有出手那一刻的勇氣，它需要耐心、偽裝與在被追殺時還能保持清醒的頭腦。」

「我準備好了。」江卓說得乾脆，這句話像是他曾在戰場上對自己說過無數次的真言，「有些事我做了很久，沒什麼可失去的。你呢？」

「焰」的呼吸像是被拉得快斷裂的弦，片刻後她放鬆下來，像是下定了一個決定。她把披風拾起，披在肩上，紅色在室內的光線下顯得沉重又堅定。「好。那麼我們就把他們玩成自己的局。」

接下來的幾日，兩人把行動變成了棋局的準備。他們先從防備做起：改變出入路線、在武器上安裝反追蹤裝置、用假任務創造誤導的行為痕跡，讓總部的監控資料出現多重解讀的可能。江卓負責物理層

面的清理與掩護；焰負責電子與情報的滲透。兩人的分工恰到好處，正如多年前在無數次任務中無聲磨合出來的節奏。

同時，他們開始收集有用的情報：那些能揭露總部黑幕的人名、交易地點、資金流向。這些資料需要極高的保全，任何一個失誤都可能讓整個計畫提前瓦解。他們用「默契特殊訓練」裡學到的非語言信號在夜色中交換位置，用折疊披風的角度代表下一步的風險等級，用刀柄敲擊的頻率提醒是否有人在監聽。

一次在地下倉庫的會面中，他們遇到了一位可能成為盟友的中介——一個曾在黑市上替情報販子洗牌的老手。這人沉默、圓滑，對於背叛有先天的嗅覺。焰在交涉中保持警覺，把口袋裡的一小段錄音片段放在桌上，那是高層在私人宴會上談及交易的證據。老手聽完，沉吟良久，最後點頭：「我可以幫你們找一條出路，但代價是兩樣東西：第一，部分資料需交給我，作為我在某些門戶中的籌碼；第二，當事情有變時，我會先保全我的利益。」

江卓的手微微收緊，焰的眼神像是刃一樣。背叛不是理想的玫瑰，而是一場暗盤交易。他們在心中衡量風險與利益，然後交換了一個最小的信任預設——他們把一部分可以公開但不致命的資料交出，換取老手的渠道與一次短暫的庇護。這筆交易像把兩張不同材質的牌混在一起，既要小心出手，也要防止被別人摸到底牌。

計畫在暗處慢慢成形：利用一場精心設計的泄露，把總部兩個互相猜忌的高層推向公開對峙，同時讓那些曾被壓制的受害者透過媒體獲得話語權。江卓與焰像是在布一張大網，網的線節是他們一點一滴搜集來的證據與人脈，而每一次出擊都要確保不讓線頭露出太多。

然而，背叛的路上從不缺少變數。就在他們以為一切按計畫進行時，總部內部的一次例行抽查無意中讓監控範圍短暫擴大，某些之前被掩蓋的異常流量被算法標註出來。鐵窗外的風聲忽然變得銳利，像在提醒他們：棋局已被發覺一角，真正的對決還沒有開始。